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八十六

後漢書卷八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傳 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

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劉放曰

案文多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

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

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旣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卽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

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

九德之義

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誼也

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卽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

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

日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

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

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高第辟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也人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

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

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爲

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

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御進也

時冀妹爲

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

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

背正

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

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
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
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爲卜居宅相田疇

相視也田並畔曰疇

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

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
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
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
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
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

成境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
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
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
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
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
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
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
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力反

前掾李固時

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

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

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

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真不作苟見不爲苟

得

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

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

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名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

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也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

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

卒有宅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

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

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

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

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

以爲陛下法大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

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

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

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

子暢

論曰張敖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

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

旣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卽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卽獻動

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
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

以不爲爲難言不之

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
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
與長交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

故晨門有抱關之夫

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

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神仙

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畫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

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

齊王

喜之相

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

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

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

胃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爲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史記

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武王入殷先去

炮烙之刑

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

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

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

迂遠

也

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

智之才日月之曜

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敷仁

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

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

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